

战斗在 鄂豫边区

回忆录之一

鄂豫边区
革命史编辑室 编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战斗在鄂豫边区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 编

回忆录之一

②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战斗在鄂豫边区

(二)

回忆录之一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48,000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

统一书号：11106·139 定价：1.19元

目 录

- 红色基地——竹沟·····张旺午、周庆鸣 (1)
- 汤池流大川·····许子威 (22)
- 回忆汤池训练班及临时学校·····沈德纯 (32)
- 红安七里坪·····孟 远 (39)
- 抗敌工作委员会·····李相符 (45)
- 战教团·····郭欠恒 (57)
- “七七工作团”始末·····朱 军 (69)
- 向武汉外围挺进·····周志坚 (80)
- 一战建军威
- 记新街战斗·····余曙光 (106)
- 红旗漫卷豫南
- 忆抗战时期的信阳挺进队 ·····王海山 (112)
- 信南抗日风暴
- 忆谭家河自卫大队 ·····任子衡 (128)
- 火种漫燃
- 忆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的成长·····熊作芳 (143)
- 战歌一曲震鄂东
- 回忆五大队的战斗历程 ·····文祥 易鹏 (156)
- 鄂中的一炬抗日烽火·····达胜 穆原 (182)
- “应抗”在战火中前进·····徐觉非 (207)

天汉风云记·····	彭怀堂(229)
汉阳一仗·····	李人林(251)
战斗在襄河之滨·····	乔实(257)
鄂北一角·····	余益庵(275)
开路先锋·····	雷同(281)
挺进鄂南·····	李平(299)

红色基地——竹沟

张旺午 周庆鸣

抗日战争初期，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一度闻名全国。

这个小小山镇，不到一千人口，坐落在豫南桐柏山区的腹地地带。它的一切都是平凡的：有一条几百栋老式民房组成的东西街，周围是残缺不全的土城；城外，清澈的大沙河蜿蜒流过，东岸的岗坡上，有些破旧的茅草棚子。

然而，随着革命者的战斗步伐，这个本来并不著名的小镇，却跃进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史册。早在一九二六年，杨靖宇将军发动的武装革命斗争席卷确山，这里就建立过党的支部。一九三五年，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竹沟一带的豫南桐柏山区，是我党在南方八省中坚持游击战争的十四个地区之一。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当我们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挥师东进抗日时，竹沟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后改为新四军留守处）的所在地，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都秘密设在这里。在近两年时间里，竹沟这块红色基地，作为我党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为领导和组织敌后游击战争，谱写了更加壮丽的篇章：

在这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和中原人民的期望，运筹帷幄，指点中原，正确地领导了创建鄂豫边区和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在这里，彭雪枫、李先念、陈少敏等抗日将领，率领一批又

一批中原子弟兵挺进敌后，参加到新四军的二师、四师和五师的战斗行列，转战在江、淮、河、汉的抗日战场。

在这里，我们亲手接到延安送来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武器弹药，又转送到了前线。

在这里，中原人民的子弟同来自全国的爱国青年，一同学习、战斗、成长……

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还难以忘却在这里度过的峥嵘岁月。

—
天气越冷松越青，
穷人越苦骨越硬。
对着新坟拜一拜，
擦干眼泪投红军。

——桐柏山民歌

竹沟一带的革命火炬，是在朱总司令指导下，由共产党员张星江、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和陈香斋等同志重新点燃的。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原上空乌云翻滚。河南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各级党组织损失殆尽，党的骨干有的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有的被敌人投入了监狱。一九三四年春天，在江西中央苏区，朱总司令接见了来自河南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代表张星江和王国华同志，要他们回到河南以后，立即整顿恢复党的组织，组织武装力量，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朱总司令说：“你们要抓住山区，抓住敌人三不管的地方，生根发展，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在沉沉的黑夜，朱总司令的指示象灯塔一般指引着中原人民前进的道路。张星江和王国华的组织关系，原来分属鄂豫边区工

作委员会和河南省委。王国华同志回到家乡，立即把河南省委下属的确山、信阳等县幸存的少数共产党员秘密串连起来，与张星江同志所在的鄂豫边区工委合并，在一九三五年秋天组成了鄂豫边区省委，张星江任书记，王国华任宣传部长，仝中玉任组织部长。

竹沟一带豫南桐柏山区，处在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缘，又当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的交叉处。这里山岗起伏，豪强割据，土匪出没，正是朱总司令指出的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区”。鄂豫边区省委成立不久，为了准备武装斗争，就把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周骏鸣同志派到这里来了。周骏鸣先到竹沟，看到镇上有几股反动武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就沿桐柏山脉南行，转移到信阳县西北的吴家尖山隐蔽下来，同贫苦农民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他看到这里的联保主任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砍柴人卖柴以后，还得交柴火税，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他抓住这机会发动群众同联保主任斗争，抗交柴火税，不久就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三个支部。八月间，省委也迁到了这里。

一九三五年冬季，鄂豫边区省委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那时，国民党正规军由于大部分在尾追、堵击我长征部队，河南全境驻军不多，而且都集中在铁路沿线，省委认为这正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但也有个别同志信心不足。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循循善诱地说：“土匪都敢同国民党干，何况我们共产党人！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有组织纪律，有群众支持，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吗？”他的话斩钉截铁，激动着所有在场的同志。武装革命斗争的号角吹响了！

一九三六年元月四日（阴历腊月初十）晚上，鄂豫边区省委领导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吴家尖山诞生了。这支游击队最初只有七个人，两条半枪（一支只有两颗子弹的小八音手枪，一支汉

阳造七九步枪，外加用五块钱买来的一条“撇把子”），队长是周骏鸣同志，指导员是张星江同志。

游击队成立的当夜举行武装暴动，打死了小石岭一个无恶不作的保长，缴获了保公所的六条枪。接着，在宋冲、竹沟、石滚河一带打土豪，夺取了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弹药，各县地下党又输送来一批党员，不久就发展到三十多人、十四条长枪和五条短枪了。

阴历三月初三，是桐柏县平市镇赶庙会的日子。每年庙会时节，平市镇要连唱两天大戏。桐柏县的土豪劣绅，达官贵人，总是身穿绫罗绸缎，腰挂手枪，携带着爱妻宠妾前来赶会。省委决定到平市镇去夺枪。这天早上，游击队驻地一片繁忙景象。游击队员们都化装成香客，暗带枪支，省委还发动了根据地的一百多位农民，每人带了一根“进香朝圣”的木棒，有组织地配合行动。

临出发前，张星江同志进行战前动员。他首先大声朗诵了一首革命歌谣：

一声春雷动，
确山杀气腾。
十万老百姓，
围攻确山城！

然后问道：“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是啥日子？”

“三月三！”游击队员和农民群众齐声回答。

“对，三月三，这可是个战斗的日子。”张星江同志继续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杨靖宇等同志领导咱确山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后来攻下了确山城。今年三月三，可轮到咱们了，咱们要到平市镇去显显武艺，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武装咱们自己。我们都应该学习杨靖宇同志，英勇战斗，旗开得胜，智打，巧打，

速去速回！”

正是豌豆开花的时节，紫红色的、白色的豌豆花，点缀在绿色的田野上。游击队穿过山野河谷，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急行军，第二天下午抵达平市镇。

庙会上热闹非常。跑江湖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卖各种各样吃食的小摊，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群。张星江、王国华和周骏鸣同志各自挑了一担木柴，扮作卖柴的先进庙会侦察。他们发现国民党保安队有两连人守在那里，为了避免过早暴露，决定长枪一律不进会场，由周骏鸣同志在外指挥策应；张星江和王国华同志带领其余八十多人进去，这样，在庙会上，我们的武器一共就只五条短枪，加上每人一根木棒。各人都在脖子上围了一条白毛巾作为暗号。

当我们的游击队走进庙会时，舞台上的大戏唱得正热闹。土豪劣绅们仰望台上，毫无戒备，有的还把手枪盒子挂在货棚的木架上抖威风。游击队员们一一接近了物色好的对象。

“砰”的一声，枪声响处，张星江同志战斗令下。我们的战士和群众立即挥起木棒，向土豪劣绅们头上打去。顿时，天翻地覆，一片大乱。国民党保安队一名军官，正指手划脚时，木棒落到他的天灵盖上，当即毙命。保安队被人群冲得七零八落，我们共夺得十多条长枪和六条短枪，乘混乱中冲出会场，迅即转移。

但是，由于两天来数百里往返急行军，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途奔袭，游击队员和群众个个劳累不堪，当晚没来得及赶回根据地，就在歌马岭中途宿营。第二天拂晓，国民党保安队追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游击队仓促应战，周围寨子里的反动地主武装都出来帮助保安队打我们，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一直打到傍晚，游击队才冲出重围。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不幸牺牲，游击队长周骏鸣同志也负伤了。

经受了这一次重大挫折，我们红军游击队几乎到了弹尽粮绝

的地步，国民党又不断调集部队对我们进行围剿。严酷的斗争环境，促使我们不得不提高斗争艺术，改变斗争策略。

省委把游击队编为三个小分队：一支在吴家尖山，一支在竹沟、石滚河周围，一支在桐山沟、高邑、邓庄铺一带，紧密依靠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付敌人。

当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时，我们就“化整为零”，把游击队员分散隐蔽到群众家里，白天帮助群众生产，夜间“化零为整”集中活动。这样，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国民党部队发现不了我们，只好草率收兵。

我们本着“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原则，加强了对土匪的工作。桐柏山区土匪很多，大股小股共万余人。匪众多是一些为生活所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省委派游击队副队长陈香斋等同志专门作“匪运”工作，凡不与我们为敌的，就争取他们，同他们互不侵犯。那时，被威胁去当了土匪的匪众，一般都反对国民党而同情我们。有时他们来到我们游击区某个地方，只要我们打声招呼：“这是老共们的地方！”他们就连说“误会，误会！”绕道而过。

为了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我们不再一般地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只提“打坏货”。所谓“坏货”，是当地群众创造的具有特殊含义的语言，指剥削压迫劳苦大众最坏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及其最凶恶的“狗腿子”。对这些家伙，不但贫苦农民痛恨，一般开明士绅、小地主和富农也痛恨。那时，南方各省处于革命低潮，敌强我弱，“分田地”的口号一时实现不了。我们根据策略的灵活性，提出“打坏货”，则为大多数人拥护赞成。

经过一段艰辛努力，我们与农民群众结下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当我们打“坏货”时，群众主动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宿营时，群众替我们选择地形，布置警戒；平时还为我们掩护伤员。有一次，确山县委书记段永建同志在大王庄开会，国民

党部队来了，威胁群众：“谁家有共产党不报，就把全村人杀光，房子烧光！”段永建同志怕牵连群众，正待挺身而出时，地下党员和群众却说他是常来这里的一位席匠，掩护了他。后来敌人把段永建同志逮捕，群众又通过开明士绅营救出狱。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豫南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正象毛泽东同志概括南方游击战争情况时所指出的，“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到了一九三六年底，已经发展到近二百人了。

二

延安宝塔吐霞光，
全国人民有方向。
桐柏山下红旗展，
来了咱抗日自卫团。

——桐柏山民歌

一九三七年，全国出现了抗日高潮，豫南桐柏山区的革命斗争，随着进入新的阶段。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省委同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了联系。那时，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省委急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派周骏鸣同志化装北上。周骏鸣同志经过北方局介绍，五月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豫南桐柏山区三年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请求党中央领导，以便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开展斗争。

党中央很重视豫南桐柏山区，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听说周骏鸣同志到了，就接见了，亲切地对他说：“你们那个桐柏山区很重要，希望你们坚持下去，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朱

总司令还专门听取了周骏鸣同志的汇报，并且对形势作了分析。那时，在我们这里，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应该首先解散游击队。朱总司令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对周骏鸣同志说：“国民党是因为消灭不了红军主力，才同我们谈判的。现在，他们因为同红军主力停战了，不但不会同你们谈判，相反，有可能调更多的正规军来围剿你们，你们必须有所警惕！”为此，党中央指示我们，游击队不但不能解散，反而应当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斗争策略上，党中央要我们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从消灭和争取改造土匪的斗争中，扩大我们的武装；并同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统战关系，争取合法存在，以便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抗日的重要据点。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预见。就在周骏鸣同志赴延安期间，国民党调集了东北军两个正规师进驻泌阳，对我们进行围剿，企图用一个月时间全歼我红军游击队。他们的行动计划，被我们打入国民党部队的地下党所掌握，向省委报告了。省委书记王国华同志得到情报，立即主持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将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脱离游击区，转移到淮河沿岸。接着，我们又通过地下党，对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展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使国民党的围剿计划再一次破产。一个月后，国民党部队离开游击区，我们又回来了。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周骏鸣同志和党中央派来的代表一起回到桐柏山区。省委听他们传达中央指示以后，立即把红军游击队整编为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由周骏鸣同志任团长，王国华同志任政委。自卫团积极执行党中央指示，从消灭和争取改造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的武装。那些年，河南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国民党杂牌军多是利用土匪来扩充他们的部队，根据枪支人数发给土匪头子委任状。当地有句俗话：“想当官，就

淌杆（拉杆子当土匪头）”。因此，土匪头子大都有政治野心，而匪众则多是贫苦农民，为土匪头子所控制利用。我们在消灭和争取改造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坚持争取教育与改造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把危害人民的股匪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起义农民区别开来，把土匪头子、惯匪和匪众区别开来。在邓庄铺，我们曾经通过李耀堂同志去作土匪工作。李耀堂虽然当时任国民党联保主任，但为人正派，同情我们，愿意抗日。他给土匪宣传，说“共产党讲朋友，讲义气，只打害人的恶霸，就是现在的‘梁山’。”结果争取到一千多人的匪众投向我们。对于危害群众的土匪，我们就各个击破，逐步消灭。每当打垮一股土匪以后，对匪首和惯匪给予惩处，对老弱病残发生活费 and 路费，遣散回家，而把大部分群众教育改造过来参加抗日，充实我们的力量。

我们继续打“坏货”，同时对开明士绅积极加强统战工作。确山申集有位姓宁的开明士绅，听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后，送给我们一千银元作为抗日经费，并且逢人就说：“仁义之师，不可不助。”他听有人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立即拍案而起，反驳道：“胡扯，在民族存亡，危若累卵的关头，不记前仇而枪口对外者谁？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者谁？请问骂共产党的人，你们有没有民族良心？”他还把自己的侄儿送到我们部队参加抗日。

当然，在地主豪富中，有的人是顽固不化的。记得王国华同志有次向泌阳县大梨园的一个土豪写了封信：“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望能慷慨解囊以助军威！”那土豪却回信：“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请贵部割下一千人头，头来钱往，交易公平。”我们一见信，几乎把肺都气炸了。当时没硬攻他的寨子，而是智取。几天之后，我们抗日自卫团的副团长冯景禹同志，带着先头部队扮作国民党保安队，假缚了几位装作土匪的战士，直奔大梨园而来。寨子炮楼上问我们是什么人，冯景禹同志回答是泌阳县保安队。

“贵干？”炮楼上又问。

“混蛋，没见我们抓土匪吗？”

寨门开了。土豪把我们迎进去，请到罗圈椅上坐下，一边递茶，一边献殷勤：“长官光临小寨，兄弟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哪里，哪里。”王国华同志回答道：“没把人头带来，请寨主多多包涵。”

顿时，骄横的土豪吓得面如土色……

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周骏鸣同志带领，留在信阳的吴家尖山、邢集一带活动；一路由王国华同志带领，回到确山、泌阳边区根据地，继续打下了许多寨子。当我们的影响扩展到竹沟周围时，竹沟仍为反动势力所盘踞。在这个小小的镇子里，聚集着国民党一个联保主任、一个镇长和三个保长，他们修了四个炮楼，各自豢养了一批走狗，有十几条短枪，好几十条步枪，依旧横征暴敛，剥削人民，常常把经过这里的商贩杀掉，夺取钱财，群众迫切要求解放竹沟。一九三七年九月，鄂豫边区省委叫周庆鸣和杨袖峰等同志在镇内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暴动。这时，周庆鸣等同志组织了二十多人，但是只有两条驳壳枪，一支小八音，不到十发子弹，我们就作国民党联保主任和保长身边的护兵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配合行动。

举行武装暴动的当天，竹沟逢集，东西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打死了一个保长和联保主任，收缴了敌人炮楼上的全部武器。顿时，全镇锣鼓喧天，一片欢腾。但当周庆鸣同志带领暴动群众离开竹沟，去国民党联保主任家中收缴武器时，一个坏分子却勾结了一股一千多人的土匪乘机而入，窜进镇里，把群众财物抢劫一空。在群众的要求下，王国华同志带领抗日自卫团进驻竹沟，并在这一带剿匪安民。至此，以竹沟为中心，在方圆百里的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区，包括泌阳的邓庄铺、高邑、马谷田、王店、冷水铺和确山的竹沟、石

滚河、孤山冲、瓦岗寨、老庄、前城、玉皇顶、王山、陈楼、高庄，以及桐柏的龙窝和信阳的吴家尖山、邢集等大小集镇，就都为我们控制。在这些集镇里，反动武装大部被歼；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我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在一九三八年初发展到了一千余人，纵横驰骋于桐柏山区，已成为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

三

乌云之中见青天，
竹沟就是“小延安”，
一声号令震破天，
千军万马上前线。

——竹沟民谣

正象朱总司令所预言的，国民党消灭不了我们，不得不找我们谈判了。

张钊找过我们。此人系国民党杂牌部队将领，原来手上掌握两个师，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用“以毒攻毒”之计，调去围剿我鄂豫皖红军，结果被红军消灭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只落得一个国民党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的空头衔。因为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来扩充他的实力，张钊派了代表到邓庄铺。这个代表看到我军纪律严明，实力雄厚，就把带来的一千块钱和几车军衣都送给了我们。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同我们接触。但是，就在谈判的同时，他们仍未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一九三七年底，在信阳蔡冲，国民党信阳专署一边同我们谈判，一边调集了几个县的民团来，想借机消灭我们。群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些家伙没安好心呀，他

们的主力都躲在屋里。”于是我们连夜把部队转移到泌阳，只留下谈判代表，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豫西反动头子别廷芳，又纠合一股匪徒袭击我鄂豫边区省委所在地邓庄铺。王国华同志闻讯后，立即带领部队前来阻击敌人，周骏鸣同志也从信阳带部队到台山、鸡窝山把敌人包围。在我军英勇反击之后，别廷芳仓惶逃窜。

到了一九三八年初，当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同国民党谈判时，国民党终于承认了我党在竹沟地区的合法地位。双方商定将我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三月份，这支部队的主力一千余人，由林凯同志和周骏鸣同志率领，开赴安徽敌后抗日。这支部队就是后来新四军二师的基干力量的一部分。

留在竹沟的机关部队对外统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设在东西街上坐北朝南的三大间四合院里。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的河南省委迁到竹沟，鄂豫边区省委改为豫南特委，都秘密设在这里。

党中央不断加强竹沟地区的领导力量。在此前后，一批又一批的老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都陆续来了。记得八路军参谋处长、内战时期的名将彭雪枫和张爱萍等同志，就是一九三八年初来的。

竹沟是盆地，四面奇峰兀起，层峦叠嶂。在那如利剑刺向云天的铜山之巅，有一所古庙，历来是善男信女们心目中的“圣地”。每年二月花朝节，人们跋山涉水，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由半山攀铁链拾级而上，到古庙去敬香献佛。天旱无雨，他们又敲锣打鼓，到铜山祈求甘霖……。然而，自从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驻竹沟以后，这一带人民心目中的圣地，已不再是铜山古庙，而是竹沟。那时，处在国民党政权四面包围之中的小小竹沟镇，被农民群众称作“乌云中的一片青天”，被知识分子称作“小延安”，